

學校名稱：私立曉明女中
年 級：一年級
班 級：戊班
科 別：
名 次：第一名
作 者：張伊如
參賽標題：最普通的一年
書籍ISBN：9789862410493
中文書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原文書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書籍作者：龍應台
出版單位：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2009年8月31日
版 次：一版

一●相關書訊：

在那一個時代裡、那一段記憶裡，充斥著極多的痛苦、極多的悖論，痛苦悖論相隨，這段歷史卻又是如此的支離破碎。經歷那一代的人們就彷彿像行道樹般，盛開著美麗的花朵，是埋首匆匆走過，直到老樹只是站在那裡等待死亡，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注意過行道

然而在一次因緣際會中，本書作者龍應台的兒子，飛力普，向母親訪問了關於她閱讀了許多當時的史料，訪問從國共內戰期間掙扎活下來的人們，一點一滴將那個時過紀錄的並非共產黨或國民黨輸了哪些戰役又贏了哪些戰役，也不是幾張照片就交代刻的刻畫那代人們所留下的血與淚。

二●內容摘錄：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地方道尹已任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多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後不過殺了一千人罷」，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迴轉，路旁路旁的屍體，綿延數里。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爲，一九四九年是如何的慘烈、如何的慘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p.53）

三●我的觀點：

回顧那段懵懂無知的歲月，無論是看動作片、劇情片、戰爭片等，總愛拽了拽媽：「哪個是好人呢？」童稚的思想裡，只存在判定是非善惡的渴望。然而有一種顏色隨著時間法忽視。原來在白天與黑夜之中，還夾雜著一段延綿不絕的灰。代表喜氣的紅，可以解爲憂鬱；借代高貴的紫，可以變爲神祕……。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沒有是非對足點上，用哪種角度去詮釋——這就是我看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得到的啓示：立場。

書本裡的每一個字裡行間之都在呼喊、叫囂著中國人民夾雜在外憂內患下所留下成爲了人生的轉捩點，一個沒抓穩而摔出軌道的人不計其數，被迫在前面鋪路的更不也都是一臉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此時生死離別也似乎不過是件稀鬆平常的事。書裡艱苦、烽火是何等的無情，以及歷史的鐵閘門是何等殘酷，甚至還硬生生的將一對兄滿風險的一生……。在閱讀的同時，我不禁將那些景象仔細在腦海中描繪，眼淚無聲

縱使如此，我仍深深的感到自己的膚淺：沒有親身經歷過那種親人生死未卜的痛，曾經懷抱著極大的熱情把自己奉獻給信念，卻終只能黯然收場的劊子手—國家。那一仔細讀了多少回、日夜思索揣測他們的心境，豈是我們現在三言兩語、博論精深就能過沉重，最終流向茫茫無際的大海，最後沉入海底。因此我認為在此時提出憐憫、體是無濟於事，或許我們讀完文本的感傷，根本不及他們的十分之一。

不過，我在其中學到很多：站在國民黨的角度而言，人們所認知的是統一中國，也打著「反攻大陸，復興中國」的口號，解救大陸同胞，奮不顧身抗戰到底；站在共知是「為新中國奮鬥」，無數的大學生燃燒自己的熱情、揮灑自己的生命，自願到前他們貧困的生活；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而言，更是面臨了兩難的局面，日本人輸了，中殖民地的台灣，究竟是贏了，還是輸了呢？當滿心喜悅、盛大歡迎國軍來到，來到的亂的「叫化子軍」，失落和羞愧伴隨著不解席捲而來，為往後的暴動埋下伏筆；反觀戰役、失去了多少弟兄，早已殘破不堪，好不容易千里行軍趕到寧波，卻突然又被告生病，他們如何得到台灣人的諒解呢？往往後代人看到的僅只兩個軍隊互相抵觸又激求溫飽，被騙走了就當國軍，被抓走了就當共軍，又被俘虜了就當國軍……，看起來但我覺得這就是最令人嘆息的地方：無論被外國如何踐踏，都比不上自家人拿起長矛

我深深的認同龍應台在書的一開頭就寫著：「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告訴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無論是在對岸還是在本島的人們，他們曾經，拿起弓、拾起劍，為信念而戰，承受了無數的傷疤及內傷，因此我們才能在和平中值。世界上每天搬演著不同的劇情，許多事情接二連地發生，而我能從中深刻體會。

沒有成敗對錯，只因立場不同。

四●討論議題：

做一個決定，往往都得思慮很久，因為不論是何等好的決策，終會有人反對，亦天上演的不是把社會事件更加露骨寫實的呈現，要不就是政治人物激烈的爭辯。選舉帳的日子，白色恐怖時期、二二八事件等諸多衝突又都會浮現在檯面上，如果每個人自己，不為對方預設立場，那我們的未來會是如何呢？世代，是隨著一代一代翻新的會隨著歷史的疤痕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名叫「台灣」這條地緣的線將我們緊緊繫在一語、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的維護與傳承，並設置了許多對原住民、老榮民的保障，勢，不免受到他人的歧視，且許多人也為此感到不滿，而最近一代的「新台灣住民」的態度與觀點來面對，在政策與民心之中取一個平衡點，才是最兩相得宜的呢？

互糾纏、牴觸，往後回首看
又哀傷的花朵，然而行人只
樹，徹底的，從沒有瞥過一

的身分來歷，於是龍應台便
代背景一一拼湊出來，只不
了當時的景象，而是深深刻

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
了」！水災、旱災、大飢荒
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
特殊的年代，翻開縣志，燈

媽的手問：「哪個是壞人，
年紀的增長而漸濃，再也無
視爲禁止；象徵自由的藍，
錯的，全看我們站在哪個立

的血與淚。瞬間的決定，都
在話下，倖而留下來的，
處處描寫到當時境遇是何等
弟分開一就必須負擔各自充
無息的與文字融合，心中的

苦及戰爭的顛沛流離，甚至代人「隱忍不言的傷」無論理解的。這段歷史的河流太會那段歷史的話語，只不過

實施憲政，縱使淪為到台灣產黨的觀點而言，人們的認線補給，相信新政府能改善國勝利了，那以前隸屬日本卻是一群潰不成軍、骯髒混國軍的角度，他們打了無數知接收台灣，一路上又暈船起火花，卻忽略了更多人只沒有任何信念，近乎無恥，互相殘殺來的悲慟。可悲的

戰爭，有「勝利者」嗎？我被理想所激勵、被環境所逼，追求「真正」值得的價

或是為反對而反對。新聞每的前夕，就是開始翻歷史舊在冠冕堂皇的話語下只想到，逐漸的民族的那條界線也起。現在我們已開始重視母但他們在社會中仍是處於弱也紛紛出現，我們該以如何